

在大时代的弯弓上

金志隆

孙青松

陈立华

刘德亮 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在大时代的弯弓上

金志隆 孙青松

陈立华 刘德亮

在大时代的弯弓上

金志隆 孙青松 编
陈立华 刘德亮

※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寿光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0.625 字数：236千

印数：1—32,000册

ISBN 7—5607—0059—4/1·15

定价：2.20元

跃马搭弓射大雕

李子超

亘古以来，无论是史书或是文学名著，都记载或塑造出一个个光辉灿烂的英雄人物。这些人物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代一代地留在人民的心中，永垂青史。然而为当代企业家立传，还是近几年的事。鲁迅先生在黑暗沉闷的年代之所以发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呼叫，是因为他深切地感受到了时代革命脉搏的跳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一场巨大的改革浪潮，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都在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因而也影响着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脚踏时代生活，去遵时代之命而创作。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在大时代的弯弓上》报告文学集，正是作者们顺应时代的潮流，为新时期勇于改革的企业家们讴歌立传的文学作品。她以生动的笔触，记录描写了战斗在齐鲁大地上的一个个企业改革者的雄姿英貌。那闪光的业绩永远彪炳于齐鲁史册，激励山东儿女奋力开拓，勇往直前。

改革已经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改革已经汇成巨大的时代潮流。它象黄河之水天上来，滚滚向前，势不可挡。然而，改革并不是没有阻力了，它每前进一步，都要受到旧的思想习惯、旧的规章制度等的阻碍。一些改革者们，也还会

遇到来自某些方面的困难、刁难，甚至打击。因此，要不断地克服这些阻力，开拓前进。而大力支持勇于改革的企业家，大力宣传他们的业绩和顽强的改革精神，就是克服这些阻力的有效方法之一。

看吧，那涌立潮头的改革者们，正摇旗呐喊，向人们发出进军的号角。冲上去吧，且莫彷徨，且莫徘徊，迎接你的是朝阳，是希望，是美好灿烂的明天。如果说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大弯弓，那么我们的党已为她加足了劲；如果说我们进取的目标四个现代化是一只大雕，那么我们的党已为它确立了坐标方位。为了明天，为了未来，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跃马搭弓射大雕”的时刻到了。

报告文学集《在大时代的弯弓上》，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向读者展示了一大批企业改革者的英雄群像。他们当中，有历经磨难、饱经风霜、坚韧不拔、创新立异的老厂长，也有年轻有为、锐意进取的青年企业家；有放眼世界、为产品进入国际市场而呕心沥血的知识分子，也有立足本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传统工艺产品的农民企业家；有靠价格、信息、人才综合竞争而誉满全国的大型厂家，也有以质取胜、在科学技术宫殿中寻珠探宝的小型企业……这些富有生气的企业家和改革者们，分布在沂蒙山区、胶东沿海、昌潍平原、鲁北地区，点缀着齐鲁大地的春天！他们以新的胆识和魄力，挣脱经营管理上旧模式的束缚，把先进的管理方式运用到自己的经营管理中，人才效益、时间观念、劳动组合、信息搜集、产品经营等等，已成为企业管理的有效方式。在这些企业家身上，我们看到了现代管理中人的新的时代基因与价值法则。固然，每个企业家

都要经过自我解脱的阵痛，因而他们并非足赤之金，他们身上还有许多缺点。我们不能戴上有色眼镜去透视他们的疵点，应该发现和认识他们所代表的主流与未来属性。我们的党和人民，应该爱护他们，帮助他们，使这些升起的新星，布满天空，发出奇光异彩。作为企业家本身，更需加强自身修养，尽快提高自己的组织领导水平与指挥控制能力，提高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下的经营与应变能力，在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求索，成为一代社会主义新型企业家。

本书作者追踪变革的伟大时代，为改革者立传，走出了一条“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新路子。在企业的生活中，作者们呼吸了新鲜空气，吸收了营养，大大丰富了自己的创作素材，因而使作品更显得富于生活气息和时代特色，为文艺创作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在这里，希望有更多的报告文学作家与作者，积极投身于企业改革领域中报告文学的创作，写出更多更好的改革题材的报告文学，以真实的艺术形象感染读者，激励改革，活跃社会主义文坛！

目 录

从锄头到电梯

- 农民企业家彭俊元的故事 郭慎娟 (1)
哩，五十知天命 刘成广 (16)
超越者的血性 独辟 金华 (30)
Co号 叹 调 唐明华 (45)
沂蒙有个朱茂军 东方松 (60)
年轻厂长的足迹 陈传珂 (76)
蟠龙河的儿子 傅乃夫 (87)
梅香自苦寒来 芦苇 功霖 (100)
面对黄土地的呼唤 王 维 (111)

桃源新村

——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的足迹

- 于迎雨 毕少敏 (121)
脚印 王智福 (133)
黄烟书记 唐增森 王继光 徐万华 (148)
忘不了啊，那颗无名的小星 张庆岭 (162)
第四十二任厂长 李华新 李建明 (174)
跃出地平线 王庆文 (181)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济钢人创业曲 李建明 (193)

没有休止符的旋律	李希圣	张 岭(199)
泰山的儿子	赵玉柱(207)	
局长和他的部下们	傅乃夫(213)	
历尽坎坷是坦途	李全仁	赵 峰(228)
开拓、开拓	许立强(238)	
艰难的起飞	李建明	李华新(250)
竞争，竞争，竞争！	王春光(256)	
船，在大海中航行	董方花	刘 瑮(267)
崛起的山地	朱建民	徐 磊(276)
红脸汉子	文 几(286)	
超越土地	黄 星(295)	
渔夫创业记	李建明(307)	
蒹葭苍苍	何敬伦(314)	
石健佐和他的企业	陈中华(322)	

从锄头到电梯

——农民企业家彭俊元的故事

郭慎娟

精神的浩瀚，想象的活跃，心灵的勤奋，这就是天才。

——狄德罗

宁津县的柴胡店镇，简直是个被上帝遗弃的地方。这里地势低陷，一片盐碱，干旱时寸草不生，大雨时泛滥成灾。自从被极“左”的幽灵“接管”后——更兼那场“革命”，逃荒要饭的更是屡年不断了。农民的住房，多是土坯砌成，低矮简陋，有的屋顶连茅草都没有，恐怕高楼大厦只能从电影、电视上看见。

然而土坯抵不住现代化文明的侵袭，在这个闭塞的小镇上，出现了一个颇有传奇性的小伙子——一个冲破贫穷和愚昧脱颖而出的“天才”。

他是谁？

先让我们浏览一眼他正在填写的那张《全国优秀青年厂长（经理）推荐表》吧。姓名：彭俊元。年龄：32。文化程度：初中。职务：山东省宁津电梯厂、宁津工程塑料厂厂

长……

然后，再让我们跟踪他的轿车，穿过县城这条唯一的马路向小镇进发吧。

到了，相距不远的两个工厂所在地。110名“农工”奇迹般地创造着每年百万元以上的产值，也创造着农民新的人生价值的地方。

车停了。里面走出我们的厂长，西装革履，风尘仆仆。他刚从乌鲁木齐飞回来。

技术科长在院子里截住他，好象是火急地向他请教着什么。在这里，最高的“工程师”就是厂长了。30多种配件图纸全是他亲手绘制的。他回答问题时而挥动着手臂，中指上一枚金戒指闪闪发光。

在这小镇上，他确实有点卓尔不群。他喜欢穿上好的面料，时髦的款式，随着“下里巴人”经济地位的提高，这原也是不难做到的。难能可贵的是他有一种内在的气质，好象一尊塑像经过高手的雕琢终于达到了形式和内容的和谐统一。

他的妻子张国芬欢天喜地地将他迎进屋去。“屋”者，厂长室通连着卧室、厨房。生活和工作真正熔为一炉了。

“怎么才回来？”国芬脸上的眷恋和嗔怪之色尚未消去，话题便转入公事。这位德州地区的“三八”红旗手首先是厂长的助理、财务科长、工人，其次才是妻子，她可不能“妻以夫贵”，专事享用丈夫的荫庇。

谈着谈着——如果你在门外偷听的话——声音激烈起来，竟至转入面红耳赤各不相让的争论。其实这是常事，为着生产的事，不论妻子或是工人都可以和厂长争得脸红脖子

粗，不必担心穿小鞋。

有时夫妻的争论也会“升级”，岔出正常的轨道。这时那个永远得不出结论的问题就被气呼呼地提了出来：他俩，到底谁先追求的谁？

小彭是第二次结婚。六年前，他不名一文，爱情鄙夷地弃他而去。眼前这位相濡以沫的妻子又险些失之交臂。

就让我们从他的第二次爱情说起吧。

1981年初夏一个傍晚，张国芬，地毯厂女工，正在院子里盆花前追寻春天离去的踪迹——她本人已经度过了不复再来的26个春天。这时，她高中时的同学前来说媒。而且开门见山地警告说：再挑肥拣瘦，她这棵花就要凋谢了。

“业务员？”国芬扫兴地追问了一句。

“可是不同一般，准有大出息的。”

再大的出息不过油嘴滑舌跑供销而已。初中文化，比自己低，又是离过婚的。“算了吧，不必见面了！”小张说。

“可人家久仰芳名，想见见你哩。”

“噢，别伤了人家的自尊心，就说我有了，好吗？”小张是个懂得尊重别人感情的姑娘。

这段姻缘本该就此告吹的。可是，几天后，老同学又来了。进门便说：“已经在门口了，你是见还是不见？”突然袭击！这小伙子也真……执著。

可是，感情执著的小伙子一番腼腆谦逊的自我介绍并没有引起姑娘什么特别的兴趣。蓦然，她的明眸闪了闪，打断他，认真问道：“你说，你的缺点是喜欢冒险，不，那不是缺点，是一种精神。”

“你喜欢这种精神？”小伙子机敏地抓住这根“稻草”——事有转机。

国芬点点头：“凡属时代精神，我们都应该喜欢的，对吗？”

“好！如果我当了厂长，先聘你当厂长助理，兼……”没想出兼什么，手在空中一挥，象是拍了板，“一言为定！”

姑娘愣住了。什么“厂长助理”！简直是梦呓。

不过，多少是个谜一样的人物，不妨先联系着，观察一下谜底，是雄心是呓语，需要时间去鉴别。

然而，一个月前，小伙子突然主动中断了联系，杳如黄鹤了。

他在哪儿？在干什么？莫非上了基度山？

费尔巴哈说：啊，这个永生之谜，只有爱情能够解开

他就在镇上，对她仍然一往情深。为了得到爱和比爱情更宝贵的东西，他正在绘制一张蓝图，或者说，筹划一次冒险。

这不是闹着玩的，他没有权利把一个无忧无虑的姑娘拖进一场成败未卜的冒险……

1981年9月，柴胡店公社党委正在召开社办企业承包投标大会，“能人”都来了，有各厂厂长，也有业务员。彭俊元刚在塑料厂当了半年业务员，尚属农村人口，也借机来了。

他坐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低着头，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缕缕香烟飘散开来，形成一片烟的云，烟的雾，遮住他湿润了的眼睛。啊，那如梦如烟的30年，多少泪，多少辛酸，要从一个农民的胸中喷涌出来……

小彭兄妹七人，父亲原在天津做工，微薄的收入养活不了九口之家，1964年退职回到原籍。小彭自幼聪明好学，所以父亲不论家境多苦也要供他读书，但学至初中，“文革”开始了。无书可读只好回家务农。贫下中农是最革命的阶级，但崇高的地位并不能当饭吃。14岁的小彭愤怒地扔下锄把子到县建筑队当小瓦工。他身体瘦弱，但不惜力气，泪和汗调和在水泥里，筑起一座座希望的大厦。他肯学、肯钻研，辗转德州地区，不到20岁已经成了五级瓦工。这时，他领着几个农哥们到天津去包工——自然是黑包工，查出来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

“只要不割脑袋，我就得干！”他说。

1974年，当“大寨红花遍地开”的时候，一场大雨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家乡变成汪洋。他不得不再次离乡背井，辞别父母和妻子，“盲流”到内蒙，在北方的风沙中经受着磨练。狼山造纸厂的土建工程是宏伟的，他独当一面，人家信得过。两年后，数千名职工的千里山钢铁厂又把矿砂工地的基建任务交给他。工程验收后，无不称赞技术纯熟的包工头。

这一年，大队老支书听说他回来，深夜登门：“能不能想想法子，帮助大队挖挖穷根？”

根？根在哪里？自然不能从根上挖。

“先搞点副业维持着吧，”他思量了一会儿，说。“编

铁丝网怎么样？”

老支书连连说好。小彭从内蒙买回两车皮废铁丝，副业搞起来了。

“能不能再买几吨化肥？”老支书得陇望蜀。能！为了家乡父老，为了赶走穷鬼，他愿赴汤蹈火！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八吨化肥运到火车站，忙着办理托运手续。他气喘吁吁，擦着汗，面前仿佛看到了绿油油的庄稼。啊，他看到了什么？气势汹汹的两个人——公安派出所的！扭着他的胳膊，将他押进了收容所。化肥被没收。他再三申辩，出示介绍信：“为集体，正门正道呀！”可是，谁有兴趣听一个农民的呼声？

在阴冷霉湿的收容所里关了整整七个月。这期间，他发疯似的读起书来。利用有限的行动自由，利用有限的积蓄，买书、借书，弄到什么看什么。七个月的“社会大学”中，他广为涉猎：科技的，文学的，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近代的……单是《红楼梦》就看了三遍。

后来，他被无罪释放了。带着一个病弱的身子——已经患上关节炎和胃病——和一个健全的头脑，回到家乡。未及进医院看病，先进法院办理离婚手续——妻子背离了他。也许，她从来就没有理解过他。

30多年，他丢失的很多：年华，爱情，人生的幸福……然而，从这丢失中，他获得了，成熟了。

“现在，就看我彭俊元如何主宰自己的命运了。”

他倏地站起来，扔掉手里的半截烟蒂。

几十双眼睛一齐将焦距对准了他。

他知道大锅饭不养人，必须砸碎那口锅。“我自己建工

厂，自己招兵买马。资金、厂房、设备、技术一概不向国家伸手，只要允许我挂个牌子，每年保证上交利税1万元以上。”他从容地说着，一点不激昂，但句句掷地有声。

好大的口气，好大的胆，你穷光棍一条，两手空空，想挂个什么牌子？豆腐店？

“柴胡店镇工程塑料厂。”他又从容地答道。

下巴拉长了，眼睛睁大了。

“吹牛！”

“他懂啥是工程塑料！弄不好会毒死人的。”

“我干了20多年没搞出个名堂来，那玩意儿可是闹着玩的吗？”

毋庸多虑，那“玩意儿”他内行。没看见他书不离手吗？《塑料工业》、《工程塑料应用》……那些书和杂志不是买来摆样子的。

你怎么看准要搞工程塑料呢？市场信息，谁说跑供销没出息？国内大城市，各大矿区，他差不多跑了个遍。没看见建筑业、采煤业正在蓬勃发展吗？他看见了，电梯和进口采煤机上的大量配件从哪里来？离不了工程塑料！

对此，镇党委书记（现任县委副书记）陈希武毫不惊异。他早料到小伙子会站出来。有一次县委贺栋林书记去塑料厂参观，厂里找不到讲解员，临时把小彭找了来，他即兴讲解，口若悬河，语惊四座。参观结束后，贺书记对厂负责人说：“这小伙子是个行家，要注意重用。”

陈书记走过去，拍着小彭宽宽的肩：“开拓的重任担起来吧！小彭同志，你会成功的。”

说得对，会成功的。立志是事业的大门，信心是事业的

立足点。他一向有着伟大的自信——“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那次他对国芬就这么说过，她直眨眼，也许表示怀疑。嗨，只能在湍急的河上，架起行动的桥，才能从现实的此岸达到理想的彼岸。可是万一过不去这条“河”呢？负债累累，现在国家有刑法啦。收容所的铁门会“吱”的一声再为他打开……他不能再结婚了，因为他不愿意再离婚。

然而，国芬找上门来了。小彭刚想解释，国芬以责备的目光阻止他：“别说了，我全知道了。”

“你……唉，我怕……如果……”他咕哝着。

“如果你冒险需要助手，我就毛遂自荐了。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助理啦。”

多甜蜜的声音，在这个时候！真象从天而降的一个仙女。不，她，只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平凡的姑娘，是一个改革者所需要的助手、知音和妻子。

因为，她勇敢地说了：“等工厂建成以后，马上结婚。”

“失败呢？”他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问。

“也结婚。我到监狱送饭。”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最”：最高的山是喜玛拉雅山；最长的河是亚马孙河；最小的工厂恐怕就是小彭的工程塑料厂了：职工四人，资金不足1万元。厂房也是借的，两间半屋。一间当车间，安上那部4000块钱买来的旧机器；另外一间半便是男女“职工宿舍”、厂长室、行政、业务诸办公室了。好在所有的“官”都由小彭兼着。

这是个旧式的四合大院。院里有两家芳邻：北面是农机

厂，约200职工；南面是塑料厂，约有100职工。白天，人声鼎沸，机器轰响，煞是热闹；晚上，芳邻散去，就只能听到他们这台老掉牙的破机器“吱吱嘎嘎”的不协和音了。

柴可夫斯基说：不协和音本身是音乐上最伟大的力量，但要有见解有技巧地使用它

十月一日——这个庄严而吉利的日子，车间里发出了第一声不协和音，接着就是震撼北三区的鞭炮声。工程塑料厂的牌子挂出来了，一家为世界之最的工厂在中华大地诞生了！

是啊，让西方大亨们获悉工厂的“规模”兴许会笑掉两颗门牙——不够出入两次酒吧间的吧？然而中国农民彭俊元在“就职演说”时说：他的目标是争取第一流的质量，第一流的效益，第一流的管理……

不久，他首先遇到了“第一流”的考验。

小彭和兖州煤矿签订了价值两万元的电缆夹合同，要求一个月内交货，交不上按合同罚款。厂长助理吓坏了：这不是无米之炊吗？电缆夹需要六道工序，而我们的条件只能完成三道。那三道怎么办？

彭厂长却泰然自若：“你没看到这个合同的战略意义吗？连两万元的合同都不敢签，人家可真要怀疑你们到底是开的塑料厂还是豆腐店了。”

“可是被人家罚了款，牌子更得砸。”